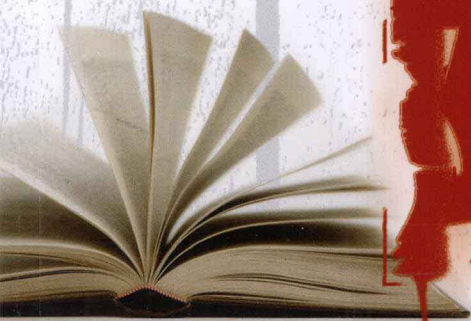


史上超典藏版推理惊悚小说全集

The story
of
mystery suspense thriller novels
诡故事
惊悚悬疑小说志

秋天里的 阴生馆



AUTUMN
SH  LION

YZLI0890189316

七根胡等 著

国内一线悬疑作家倾情巨献。没有最好看，只有更好看。

更加诡异、惊险的故事情节，挑战你的心理极限！

著名悬疑作家庄秦、鬼马星、一枚糖果联袂推荐



哈尔滨出版社
HARBIN PUBLISHING HOUSE

The story
mystery horror and other novels
诡故事
惊悚悬疑小说志

秋天里 阴生馆

AUTUMN
SHADE PAVILION

七根胡等 著



哈尔滨出版社
HARBIN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秋天里的阴生馆/七根胡等著. —哈尔滨:哈尔滨出版社,2013.5
(诡故事·惊悚悬疑小说志)
ISBN 978-7-5484-1160-4

I. ①秋… II. ①七… III. ①恐怖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98649 号

书 名:秋天里的阴生馆

作 者:七根胡等 著

责任编辑:李金秋 魏英璐

责任审校:李 战

封面设计:琥珀视觉 高鹏博

出版发行:哈尔滨出版社(Harbin Publishing House)

社 址:哈尔滨市松北区科技一街 349 号 3 号楼 邮编:150028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

网 址:www.hrbcbbs.com www.mifengniao.com

E-mail:hrbcbbs@yeah.net

编辑版权热线:(0451)87900272 87900273

邮购热线:4006900345 (0451)87900345 87900299 或登录蜜蜂鸟网站购买

销售热线:(0451)87900201 87900202 87900203

开 本:787mm×1092mm 1/16 印张:11.5 字数:100 千字

版 次:2013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484-1160-4

定 价:18.80 元

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,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。

服务热线:(0451)87900278

本社法律顾问:黑龙江佳鹏律师事务所

目录

陈伯	薛漠北 /1
秋天里的阴生馆	七根胡 /12
丧尸学校	薛漠北 /29
彼岸花	公子 /41
蝉	王雨辰 /83
电话中的暗杀者	公子 /114
鬼之泥	王雨辰 /129
暖床	夜先生 /157

陈 伯

薛漠北

老 宅

苏宇看着眼前的老宅，心里“咚咚”地打起鼓来，他想到自己因为赌博欠着赵三儿的高利贷，又想到赵三儿那把上次差点割掉自己手指的大砍刀，苏宇不禁打了个激灵，按响了老式建筑的门铃。

三天前，苏宇收到一封莫名其妙的来信，写信人说自己将不久于人世，让苏宇到 X 县继承他的遗产，落款是陈伯。奇怪的是，苏宇并不认识陈伯，为什么这个陈伯要他去继承遗产？为什么他知道自己的名字和地址？思来想去，苏宇还是决定去 X 县，这笔飞来的横财他要定了。

门铃“吱吱”地响起，像是老鼠被车碾过发出的惨叫声。或许是电池没电了吧，苏宇心里这么安慰自己。

等了半晌，门打开了，开门的是一位枯瘦的老头，不知怎的，他的样子让苏宇想到了僵尸。

“你是苏宇吗？”老人目光阴森地盯着苏宇问。

苏宇咽了口唾沫说：“我是苏宇，老人家，请问这里住着的是一位叫陈伯的老人吗？”

“我就是。”老人很快地回答道。

“哦，我是看到你的信来的……”苏宇不知该不该把遗产两个字说出口。

“知道了，遗产是你的。不过，老头子我除了你无亲无故的，你要负责在我生前照顾我，否则，即使你知道我的遗产放在哪，你也得不到，你一定要记住我的话。”

老人最后一句话说得格外用力，说完就咳嗽起来。

苏宇赶忙答道：“是，请问，我是您的什么亲人？”

“我是你远房的大伯，你就叫我陈伯吧。跟我进屋吧，我告诉你你的房间。”

“这是你的房间，我的房间就在你的对面，如果我有需要，我就拉一下绳子，你要马上到我的房间来。”

苏宇这才发现自己的房间和对面的房间相对的墙上都有个小洞，之间有一条绳子。

苏宇点点头，算是明白了。

“嗯，你进去吧，午饭别忘了准备。”

苏宇拉开自己的房门，这时有个黑影从窗前一闪而过。苏宇没看清。

陈伯的古怪

铃铃铃——

本该清脆动听的铃声在苏宇看来却如咒语一般。

声音是从绳头上的铃铛发出的，老头子又有事了，今晚苏宇已经起来三回了。

苏宇跑到对面房间：“陈伯，有什么事？”

“我饿了”。

“您不是刚吃完吗？您今晚已经吃了三次了。”

“啰唆！”老人怒道。

苏宇想起老头子说过的话，便住了嘴，跑到厨房弄起吃的来。

苏宇暗想，该死的老头，最好遗产很多，否则你死后我也得把你碎尸。

死？

想到此，苏宇心里一喜，既然遗产要等老头子死后才能到手，那么，为什么自己不让他早早死掉呢？虽然他说是自己的远房大伯，可事实与否，无从考究，更何况，自己的父母早在自己十岁那年就死了，亲情什么的对自己来说还不如一口饭。

苏宇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

第二天清早，苏宇早早地起来了，心情难得的好，昨晚陈伯没有再拉动绳子，想必是喝了苏宇的粥后一命呜呼了。

苏宇没有先看陈伯的房间，死人不会逃跑，而陈伯已经是个死人了。

他到厨房吃了点东西，填饱肚子后才往陈伯的房间走去。

苏宇推开陈伯的房门，里面什么都没有，找遍这个老宅院，根本就没有老头子的踪迹，仿佛根本就没有这个人。

苏宇慌了，莫非是陈伯喝了毒粥没有死，反而看破自己的歹心，逃

跑了？

不行，不能让他跑掉，如果事情败露，别说遗产，自己的下半辈子就得在监狱里度过了。

第二个陈伯

苏宇慌慌张张地出了屋子，打开大门要往出走，却撞到了一个人身上。

是个女人，三十多岁，脸上涂了厚厚的粉，白得像死人。

苏宇顾不得那么多，刚要往外走，却被女人缠住了。

女人说：“苏宇，你不认得我了？”

苏宇很奇怪，她怎么会知道自己的名字？听她的意思，自己好像应该认识她一样。

“你是谁？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”苏宇问她，同时双眼不断地往四周瞄，试图发现消失的陈伯。

“我就是叫你来的人啊！我是陈伯。”女人说。

什么？苏宇怀疑自己听错了，他疑惑地看着自称为“陈伯”的女人。

陈伯，明明是老人的名字，退一步说，就算不是老人的名字，总该是个男人的名字，而面前的女人居然称自己是陈伯，简直太不可思议了，就算她是陈伯，那昨天见到的老人又是谁？小偷？不太可能，小偷不会那么明目张胆地在宅子里迎接客人，更别说过夜了。那么？谁才是真正的陈伯？

苏宇实在想不通这个问题，他只感到头痛，接着便是眼前一黑，什么都不知道了。

苏宇醒来,已经是半夜了。他揉了揉自己的头,还有些痛。

“你醒了?吓死我了,我刚要拉你进屋你就晕倒了,我可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你弄进来,你可真忍心对一个身患癌症的人这般不知关心。”

“你到底是谁?”苏宇现在只想知道女人的真正身份,或许她是一个路人甲,恰恰被逃走的陈伯遇到,抓住的救命稻草;或许陈伯把一切都告诉了她,包括陈伯已经把遗产放在密码箱里的事情;或许她没有救陈伯,而是送了陈伯最后一程,然后来这里欺骗他,好在自己找到密码箱后杀了他。太多的猜想在苏宇脑海中打转。

“我是陈伯,你怎么就不信呢?这个名字我也很奇怪,没办法,父母起的。信是我寄的,我上个月被查出患了胃癌,只是希望在我病得生活无法自理时有人照顾我,于是我就想到了我二十岁时我家的邻居,也就是你的家,那时你才出生没多久,我打听很久才打听到你的下落。”

“是吗?”苏宇疑问道。

“你还不信?你要不信就走吧,我的遗产够雇佣一个人照顾我的了。”女人似乎有些生气了。

“不是不是,我不是那个意思,我只是感到奇怪。”苏宇立刻道歉,他不想冒这个险,假如这个女人真的是陈伯,而她若赶自己走,自己就真的不划算了。不管她是真是假,苏宇决定把这个游戏玩下去。

“那就好。咦?这是什么?怎么会有这个?是你弄的吗?”叫陈伯的女人看着上一个陈伯弄的绳子问道。

看来女人并不知道老头子的存在。

他不是人

苏宇来到后花园,叫陈伯的女人让他帮自己采些花来装饰房间。

苏宇没时间感叹女人有情调，他只是在思考着陈伯的问题，谁才是真的陈伯？

苏宇到了后花园，随便折了几束花，刚要返回，眼角却看到一个人影一闪而过。

那背影看起来真是第一个陈伯，难道他一直在这宅子内。

来不及多想，苏宇扔掉手里的花跟了上去。

黑影在后花园墙边呆站了一会儿，苏宇不明白他在干什么？

正当他揉眼睛的时候，第一个陈伯不见了。

苏宇赶紧跑了过去，奇怪，什么都没有？人哪去了？不可能就这么消失了，苏宇看看墙壁，并没有像电视剧里所演的暗门。

苏宇失望地往回走，心里的疑虑更深了，第一个陈伯到底是谁？他到底死没死？如果他没死，为什么又回来？如果他死了，那刚才那个是不是鬼？

“哎呀！你怎么这么久？”自称是陈伯的女人嗔怪道，而后拿过苏宇手里的花插到了花瓶里，细心地摆弄起来。

“陈伯，你认不认识一个老人，长得很枯瘦还不停地咳嗽的那个？”

苏宇想看一看能否从女人那里得到线索。

女人动作一滞：“长得枯瘦，还不停地咳嗽？嗯……想起来了，是王叔，他是我以前请来看房子的，不过上个月就死了，你对面的那间屋子就是他生前住的地方。”

“什么？他已经死了？”那么自己一开始就在和鬼相处？而且还设计毒死那个鬼？怪不得他刚才消失得那么快。

苏宇只觉得如坠冰窟，身子发起抖来。

女人见了道：“你冷了？你回自己房间去吧，晚上的粥不要太干

了,我的胃受不了。”

第三个陈伯

苏宇不太相信女人的话,他觉得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。

那么,第一个陈伯怎么消失的? 答案只有一个,有密道,只是苏宇没有发现。

深夜,苏宇从床上爬起来,来到老头子消失的那个地方细细察看起来,果然有发现。

苏宇在墙上发现了一道门,那道门极其隐秘,不细心根本就不能发现。

苏宇跑回屋子找了个手电,打开门走了下去。

密道里很冷,还有一股臭味,像是尸体的味道。密道里很静,这让苏宇想到了太平间。他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,因紧张而紊乱。

终于下到了最底部,面前的是一道门,没有上锁,苏宇在考虑是不是应该推门进去,如果里面有什么骇人景象,一定会把自己吓得够戗,想来想去,已经走到这儿了,没有道理不一探究竟。

苏宇推开了门,手电照了进去。

“啊!”

“啊!”

苏宇看见了地上有个人,吓得惊叫一声,地上的人同样也惊叫一声。

片刻,苏宇警惕地问道:“你是谁?”

对方显然身体不适,弱弱地答道:“我是陈伯。”

苏宇彻底崩溃了,到底谁才是陈伯?

他把手电照了过去，地上的人是个男孩，但却生了一张大人脸。

苏宇理了理思绪，先后出现了三个陈伯，第一个是个老头，自己并没有把他毒死，他也并没有逃出这座宅子；第二个是个女人，据她所说，第一个老头应该是个死人，如果女人认识的老头王叔就是第一个陈伯，那么女人一定在撒谎，世界上怎么会有鬼？第三个陈伯是个小孩，自己还不了解他。

“你为什么在这里？”苏宇问道。

“都是因为我那两个狗奴才，他们知道我要死了，就想要我的遗产，却没想到我把遗产给了远房亲戚，就把我绑到这来，他们知道我把遗产藏在一个密码箱里，却不知道箱子在哪，就把我绑起来审问，我就是死也不会告诉他们，对了，你就是苏宇吧？快点离开这里，别让他们发现，等有机会把我放出去，我的遗产就全是你的了，箱子就在我身下的土里，不过密码我还不能告诉你。”

来不及多说，苏宇就跑出了密道。

既然女人可以自称是陈伯，那么这个小孩当然也可以叫陈伯，只是男孩在说谎，陈伯在信里已经把密码告诉了他，而男孩的话却露了馅。

他也不是人

苏宇一大早醒来就看到女人在客厅里忙着什么。

他走进一看，不禁背后一凉。

女人手里拿着一张照片，照片上的是个小男孩，正是第三个陈伯，更可怕的是，那是一张遗像。

“他是谁？”苏宇失声叫了起来。

女人被背后的苏宇吓了一跳：“我儿子，可惜早年死了。”说到此，

女人竟有些哽咽。

“死了？”

老头子也死了。

小孩也死了。

他们全都死了，而自己又见到了他们，虽然苏宇坚信女人在说谎，不过他自己都有些说服不了自己不去相信。

他彻底崩溃了，他要疯了，现在的他只想拿了箱子跑得远远的。

想到此，他抄起旁边的花瓶砸在了女人头上，女人晕倒在地，相框也掉在了地上，长了张大人脸的小孩，死鱼般的眼睛从照片里射出两道凶恶的目光瞪向苏宇。

苏宇一阵恐慌，用脚踩碎了它。

苏宇慌张地跑到密道，下到密室里。

男孩不见了，这让苏宇更加相信男孩是个鬼。

他疯狂地刨起男孩身下的土地，指甲碎裂，他顾不得疼痛，接着用力刨了起来。

终于，他见到了密码箱，说是箱子，不过是一个盒子。

他抱起箱子往外跑。

打开铁门，他感到脑袋撞到了什么东西。

他抬头一看，天啊！那分明是一双人脚，由于自己刚才那么一撞，那双脚还在来回移动。

再一看，双脚的主人正是第一个陈伯。他的身体依旧干枯僵硬，像个僵尸，只不过，他不再咳嗽。

他跌坐在地上，地上还躺着一具女尸，女尸的肚子血肉模糊。

她正是第二个陈伯，而她的身上，第三个陈伯正疯狂地啃着她的

尸体。

他突然不吃了，抬头看向苏宇，嘴角还挂着鲜血：“嘿嘿，妈妈，有新鲜肉了，嘿嘿。”说完朝苏宇爬了过来。

天啊！他分明没有下半身，他的身体拦腰断开，腰部以下都没有了，男孩拖着露出的肠子朝苏宇爬了过来。

“嘿嘿，嘿嘿，好玩，好玩。”口水顺着苏宇的嘴角流了出来。

他疯了。

结 尾

有人沿密道走了下来：“哈哈，他终于疯了，这下老头子的鬼遗嘱没用了，这小子疯了，我们随便找个陌生的地方一丢，他就是条流浪狗，不会有人认出他就是收到过神秘遗产的苏宇。”

说话的正是第一个陈伯。

“爸，这回我们的仇可报了。”说话的是女人，她边说边把身上的猪肉扔下去。

“嗯，老头子罪有应得，他早该遭报应，他的亲人也该死。当年要不是他在人贩子那里买下一个小孩——我的小儿子，你们的弟弟怎么会被别人拐走？我找了那么久才找到这里。总算求陈伯收留我看房子，我做了“王叔”这么久，每日都在他的午饭里加少量的乌头碱，他才越来越虚弱，最后见阎王了，然后我才把你们两个接来，该死的居然把遗产给别人，他让我没了儿子，我不仅要他没命，我还要他的全部家产。”

“王叔”说得很激动。

“爸，我们把他带出去吧。”男孩脱下身上穿的道具衣服说。

原来他是侏儒，他并不是小孩，看来也已经三十多岁了。

“嗯，走吧。”

阴森的密道里，只剩下一个假人道具在摇摇晃晃。

三人来到屋内，把苏宇身上的信翻了出来。

照着信输入密码。

箱子打开了。

里面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封信。

女人拿了出来，念道：

“苏宇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一定不在了，你肯定奇怪为什么我会把遗产给你，因为我欠了你的。我现在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。

二十年前，我当时年龄已经很大了，但膝下无子，便与妻子动起歪道。

我们到人贩子那里买了个小孩，那个小孩就是你。

由于不久我和妻子离了婚，法院把你判给了她，你也就不知道我的存在。

我欠你的太多。

而我也没什么可以补偿你的，我的财产当年都被你养母带走了。

我只能把你的身世告诉你了。

我不知道你的父母是谁，我只知道你是从一个叫显光的山村来的……”

“显光？”女人惊呼一声，信纸随着眼泪一齐掉下。

老头抢过信纸看了看，又看了看疯癫的苏宇，泪如雨下。

他们正是来自显光村。

秋天里的阴生馆

七根胡

秋天,枯叶即将落光的时候,阴生开始复活了……

1. 阴生馆的传说

迷路了,没想到第一天入学就迷路了。只因为杨嫣不喜欢人多的地方,所以她尽量找人少的路走,可惜就这样迷失在校园里的小树林中。

杨嫣叹了口气,漫步朝前走着,就在这个时候她感觉有了一阵冷风吹来,随即听到了风铃的声音。

杨嫣想也没想就朝那个方向走去,直到看到了那座古老的甚至有些破旧的房子,她才停下来。声音正是从它屋檐角上挂着的风铃传出来的。而屋子的门是锁着的,她停下脚步抬头看着上方挂着的牌子。

“阴生馆。”

这是什么意思?

出于好奇，杨嫣试着将门勉强推开一道缝儿望向里面。

漆黑的一片，什么也看不到。

杨嫣向后退的时候，脚下却无意中踩到什么，发出“咯吱”的声音。她连忙低下头挪开脚看向那样东西。

是个小公告牌，它几乎已经被一堆杂草覆盖住了。

杨嫣将杂草拨开，又拂去公告牌上的泥土后，终于看清了上面的字。

学校禁地，请勿靠近，否则后果自负。

这里是禁地吗？为什么学校会有禁地？

突然，一只手自杨嫣身后伸出轻轻地搭在了她的肩上，杨嫣吓得尖叫，那修长的指甲险些划伤她的脸。当她甩开那只手看清对方时，才停止尖叫。

是一个穿着与自己同款校服的女生，只是那尖尖的下巴永远是向上翘着，显得很傲慢。

“你吓到我了。”杨嫣轻声说道。

那名女生却像没听到她的话似的，只是直直地看着阴生馆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

是聋子吗？杨嫣心里这么想，可嘴上却没问出来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那名女生却主动说话了，“这里是禁地，你不应该来的。”

“学校怎么会有禁地……”杨嫣的话还没说完，那名女生已经冲到她面前，用一种极其夸张的恐惧表情看着她，“这里是阴生馆，就是死了的学生住的地方。”